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
第一回 夢覺渡頭兩村遇舊 緣申石上土隱授書

古今第一部奇書就是《石頭記》，記的是大荒山青埂峰下，有一塊女媧氏補天剩下的大石。那石自經煅煉通靈，可大可小，被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引他幻形入世，在溫柔富貴場中混了一場。因此，把經過事跡自己記述下來，又因書中有太虛幻境眾仙女唱的《紅樓夢》曲子，所以後來看書的都稱他《紅樓夢》。書中真事隱去，無從考證。又只記他一番入世、出世的事，並沒記他出世以後的事，以致此書風行之後，不免破費了文人墨客多少的閒筆墨，誑騙了香閨繡閣多少的冤眼淚。還有一般癡人，以為寶玉、黛玉如許鍾情、如此結局，是千古的大缺憾。

必得把他們二人做到死者復生，離者複合，這未免把《石頭記》看得忒真了！有的說這般人是狗尾續貂，有的說他們是畫蛇添足。狗尾也罷，蛇足也罷，橫豎各人肚皮裡一種不平之氣，借著這枝筆揮灑出來，也自痛快。

不想更了若干劫，歷了若干年，又出了一部《紅樓真夢》。

當時，有個燕南閒客瞧見書中回目，認為希奇，要想買他回去。

偏生那個賣書的說是海內孤本，勒掙著要賣重價。那燕南閒客一來買不起，二來又捨不得，只可想法子向那賣書的商量，花了若干錢托他抄了一部。那天拿回來，便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。

一日，在酒座中談起此書，大家都問書上說的什麼？燕南閒客只得述個大概。座中有個趨時人物冷笑道：「這部書我已聽人批評過：頭一件，於現在時代不對。二則文理未免太深，又是詩，又是詞，又是文章奏疏；連那些戲詞、酒令，都是文縷縷的！連我都念不下來，別說那般簡體字出身的了。三則說得成仙太容易。那神仙的事誰都聽見過，可是誰也沒瞧見過。

世界上那裡有這許多多的神仙呢？依我看也不過信口開河，像劉姥姥譏的若玉小姐罷了！」燕南閒客笑道：「閣下如此博雅，只短點《紅樓》的學問。那《紅樓》原書上分明說的無朝代年紀可考，當然不是現在的事。若說他文理太深，原書也是如此。

這全是寶玉自己記下來的。他本是舉人出身，一肚子的書在那裡做怪，寫出來那能合你們諸位的眼呢？至於神仙的話，也是和原書前後銜接。對不對得問寶玉，我們那裡知道？」

又有一個研究紅學的，也在那裡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個書名我就不懂。這部叫做真夢，難道原書所說的倒是假夢？怎麼又說『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』呢？」就中有個老者拈髭微笑道：「老兄沒瞧見前書內太虛幻境石牌坊的對聯麼？那對聯是『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』世間事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倒是真的；有形的終烏有，無形的亙古常在。真真假假，有有無無，總是一般。老兄又何必太認真呢？」

話言未了，驚動了一位不衫不履、不夷不惠的半老老翁。

此人姓顧，字雪蘋，東越人氏。說起他的家世，是四世公卿，一門科第。他自己的身世更奇，說起富來，也享受盡園林絲竹之娛，到頭來只剩一枝破筆。說起貴來，也叨拜過蟒玉金貂之寵，到頭來只剩一領草衣。生平志為名臣碩輔，卻弄得不良不莠，一事無成；性情篤於人紀天倫，更擔盡不孝不忠，一文不值。也算是一個不幸可憐的人罷了。當時聽見這番議論，不免觸動他的心事。就拱手向老者說道：「適才高論，心佩得很。若論真真假假，有有無無，鄙人於此中得到經驗不少。世間事那有真的！做官的時候，腰金帶玉，前呼後擁，好像真闊了似的。剛要爬到檣上，被那缺德的把你老根都刨掉，不用說官兒沒人認你，就要找那套官衣，也只可在戲台上見了！你說能算真麼？有一種聰明人說是官不在大小，多攢錢就好，攢了錢總是我的。那知道來的艱難，去的更容易，坑的坑、騙的騙、倒的倒，不到幾年的工夫，就鼓搗光了。能夠留下一點給你，吃不飽，餓不死，這還是便宜的。那些看財奴，把錢財看得緊緊的，一個大錢捨不得用，那也是白饒。就是鎖在鐵箱子裡，到他該走的時候，也會變青蚨蝶飛了，白老鼠跑了呢！你道錢是真的麼？再說父母、妻子，一輩子守在一塊兒，斷不能說是假的。可是到了撒手的時候，誰也顧不了誰！就是我們有生以來所見所聞的，到了今日，簡直的翻了一個過，再要找從前的事，連個影子也沒有了！在當日看來何非真，到今日看去又何事非假！你若太看真了，無非是自尋煩惱。咱們且就書言書：那《石頭記》原書上就說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，但看他說的將真事隱去，自托於假語村言，便是此書的定義。其中一甄一賈，分明針對。書上所說都是賈府的事，那甄府只在若有若無之間。可見有形是假，無形是真，這話是定然不錯的。即至黛玉的夭折，寶玉的超凡，做書的雖如此說，又安知不是假托。就照著書本說去：金玉姻緣，結為夫婦，表面是合的。然而一僧一寡，合而終離，這是人人看得見的。木石因緣，中途分散，表面是離的。看官試想：所謂神瑛侍者，太虛幻境也到過，赤霞宮也住過。既到了大荒山，來去無拘，行止無礙，何難再至太虛幻境與絳珠仙子相見？況且原書說的：寶玉聞知黛玉凶耗，即時痛哭昏厥。魂到冥間，遇見一人說道：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目下已至太虛幻境；如果有志尋訪，潛心修養，尚有相見之期。試問：寶玉若不為他林妹妹，如何去做和尚？既千辛萬苦去做和尚，焉有不尋訪林妹妹的道理？由此看來：寶黛雖離，終必複合，與金玉姻緣的結果恰是相反。但，書中雖然揭出，讀者未必領會得到，枉自替寶黛傷心落淚，豈非至愚。這部《紅樓真夢》鄙人未曾寓目，臆料必是就此發揮，揭破原書的真諦，喚破世人的假夢，故於書名上特標一『真』字。諸君以為如何？」燕南閒客正要答言，那老者又道：「諸位但議論此書，可知道此書的來歷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老者道：「說來話長。鄙人姓石，字鴛原，生平專好古董。

因為家兄收藏一把名扇，城裡頭有個賈恩侯要想出重價買他，偏生家兄執意不肯。不知姓賈的如何和州官算計，硬迫著把扇子追了去，以致家兄銜恨畢命。為此，我便將收藏古董一齊都出脫了，在京裡開了一個小小的南紙鋪，借此隱身。那天，在櫃上遇見古董行的冷子興。我們從前雖然交往過，卻也多年不見，不料他鬚髮都白了。據說古董行的生意，這幾年也很不易做。因想起他的好友、前署尚書、後降府尹的賈雨村，問他為什麼不找賈雨村去呢？子興說道：『別提了，雨村比我還窘呢！他那回因案罪誤，定了徒罪，後又遇赦放回。一直十多年，家裡沒得著他的消息。那位甄氏夫人到處求籤、問卜，還為他吃了長齋，始終一無徵驗，以為必是路遇不測的了！那知道前年冬天，他飄然一身，忽自回到湖州家裡。說是走到什麼津、什麼渡口，遇見了一位道者，就是他的恩人甄士隱。邀他到茅庵裡，說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，他多半不懂。後來，甄士隱有事走了，他一覺睡下，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。睡中不覺得饑渴，醒來也不見一點老態。古來陳希夷善睡之外，大概就得數他了！』我想這甄老先生必是成了仙了，可惜那賈雨村當面錯過。我們要想出世離塵，偏又遇不著。」言罷歎息！眾人也有稱奇的，也有嗟歎的，也有將信將疑的。顧雪蘋道：「這跟這部書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那老者又道：「我還沒說完呢！那年，他驀地一覺醒來，看見風霾眯眼，天色昏黯，遠遠似有許多狼嗥、虎嘯、猿啼、鶴唳之聲，卻不見有人。心中暗想：如此荒曠幽寂，恐非人世。

正在徬徨無措，忽見一道者，羽衣星冠，緩步而來，不禁大喜。

忙即迎前問訊，原來又是那位恩人甄士隱。雨村走近打恭，道：

『昔年與老仙長一別，直睡到如今，不料又在此相遇，真可謂有緣了。只是舉目窮途，棲皇無托，夙承不棄，還求引度！』說罷，又振衣下拜。士隱連忙扶起道：『尊官塵緣未了，尚非超解之時，由此圖南便是歸路。目下恰有一樁為難之事，正慮無人可托，若閣下奮身任之，功德不小。』雨村驚訝道：『仙長靜修如此，有何為難之事？』士隱道：『此事關涉貴宗，就是寶玉現今的下落與榮寧兩府後來的結果。前此，閣下曾說寶玉有如此的來歷，何以迷情如此又豁悟如此？不知由情生悟，由悟證情。仙草通靈形離神台，所謂原始要終之道，盡在於此。

『雨村聽著，不甚瞭解，因說道：『下鄙愚昧，願賜明教。』士隱道：『世人所見，不外形氣之間離合悲歡，一生顛倒。究竟

人世光陰有限，造化功用無窮，有形的悲離，未必不是無形的歡合。即如柳湘蓮與尤三姐，潘又安與司棋，尚且攜手情天，補還缺陷。何況通靈寶玉久經煅煉，大有神通，他的力量可以補天，豈有自留缺陷之理？這也是一定的，無奈世人耳目所蔽，見不及此。

』』

「言次，從袖中取出一部錦函珠字的書，授與兩村，說道：

『貧道前日至太虛幻境，見著神瑛侍者，承他檢授此書。據說自從他到大荒山以後，以至復到太虛幻境，中間許多經歷，還有榮寧兩府近年復興的事跡，一一手記在此。意欲傳向世間，免得世人看著前書的藏頭露尾，妄生揣測，轉滋疑惑。今即煩貴官為我傳之。』兩村不敢諉辭，忙即接過。又欲叩修身繕性之要，士隱微笑，念了四句言詞，是：

造化本非空，真處在虛渺；

枉教假營營，那得真了了！

言畢便要告別。兩村牽衣挽之，固求援引，士隱道：「未了便來，了了便去。尊官自愛，後晤有期。」舉袖一揮，忽然不見。

「兩村惘然若失，不知又走了多少冤枉路，才遇著一個似人的指與途徑。後來攜了此書，走過了湘楚江淮等處。所到地方，江山猶是，閭里都非。中間路過南陽，那裡雖然經過兵燹，這些年休養生息，如今卻是市廛豐阜，士民康樂，大家都頌揚賈節度的德政。兩村問是那位賈節度？不料就是寧國府的賈珍。

大家知道兩村是他同宗，都要盡個東道之誼。也有請宴會的，也有送盤川的，在兩村倒是得之意外。又一次，到九江去訪那琵琶亭的名跡，見那裡家家戶戶都供奉賈兵備的長生牌位。細看那上頭的名諱，卻是賈蘭。問他們為什麼都供這位賈大人？

那些年輕的，說得不大清楚；問到年紀大些的，都道那回亂事若不是賈道爺幾句話彈壓下去，我們通城的身家性命就都完了。

兩村聽了也甚感歎！這回恐怕驚動大眾，不敢說是同宗，只說隨便問罷了。

「及至逛到金陵，親訪榮寧兩府，見府門內外油飾尚新，石獅雄踞如故。從牆上望進去，那些崇甍畫棟卻不免剝落坍塌，園內參差老樹，也砍伐了不少。心想：他們為什麼只塗飾外面？正經的房屋、樹木，倒不去整理整理聽他毀壞呢？因此，不免添了許多感慨！又想起自己已迫衰年，當日出領夏卿，入贊樞務，何等喧赫！中間經了幾次風波，轉瞬炎涼，似醒了南柯一夢，並不能像賈珍、賈蘭在地方上留點遺愛。因此，宦情冰冷。」

「回到湖州，才知他第二個兒子已經進了學，中了副榜，在二十四歲上得病夭亡了。剩下兩子，又都因為衣食之計，奔走在外。從此益發勘破世情，只同嬌杏夫人鄉居養老，暇時著書課孫，將此書手自抄寫。卻不料此書到了兩村手裡也經過三度難關，幾乎被毀。第一次是嬌杏夫人見了此書，陡然發怒，說道：『上回由你傳出去的那部《石頭記》，把咱們老根兒都掀騰出來，提起我總說是個丫頭。我做了半輩子的太太，誰敢說我是丫頭出身，倒被你卸了底啦！這還是小事。我那回在院子裡掐花，剛巧你來了，我瞧瞧來的客是誰，這也是平常的事，那裡就是看上了你呢？照《石頭記》上那麼說，好像我有什麼不正經似的，這可冤死人了。這部書不定又編派的什麼話，傳出去又生是非，不如索性燒掉他乾淨。』說著，便搶過這部書，要往柴灶裡送。虧得兩村搶回來得快，又再三央及他夫人，還把書翻了一遍給他看，說這上頭並沒有編派咱們的話，才算免了這一難。第二次是湖州大水。兩村家門口是桑園，桑園外頭就臨河，河水一漲，就直灌到他的屋子裡，那書房就有四五尺深的水。又虧得兩村頭一天夜裡把這部書帶到樓上去校對，沒有被龍王父收了去。」

「這水火二劫都免了，偏偏又碰著太歲。原來湖州有個老光棍，此人姓錢，名孔昭，專好包攬詞訟。說起案子來只知道要錢，連親生的姥姥也不認。又因他廣開方便，只要收了一百大錢，就肯替人說事，人都稱他為百大先生。他和賈兩村也沾點世交，聽人說兩村回來了，以為做過大官的，一定大有油水，要狠狠的吃他一注。當下就找了一幫刀筆，造了假借據，硬說兩村欠他舊債，那個居中，那個做保，都簽了押。先叫人來向兩村討債，兩村不理，便告到縣裡。那縣官見中證確鑿，又受了錢孔昭之賄，立時判令賈兩村還錢，若不還就要抄他的家產。

可憐那賈兩村此時只有幾畝薄田，一所老宅，若抄了去，可往那裡存身呢？幸而湖州知府和賈府尚有交情，把案子提到府裡，判令和息。那錢孔昭知道兩村有這部《紅樓真夢》，又要想借此敲他竹槓。嬌杏夫人畏禍心切，打算把這部書乘夜銷毀滅跡。

兩村道：『此事萬萬不可。說起來還是你的舊主甄公再三托付給我，不要說把他毀掉，就是被官裡抄了去，咱們也怎麼對得住甄公呢？』於是，一面將此書寄放出去，一面托人和錢孔昭說情。終究把田地變價，送給他三百吊錢，才算了事。諸位想想：這部書可是容易留下來的麼？』眾人聽那老者說得原原本本，無不歎異！

顧雪蘋又對那老者道：「閣下與賈府有仇，還肯說他們的好話，這般古道真不可及！」老者道：「這些事跟書上頗有關涉，說出來可以對證。再說深了，舍下也不過和那賈恩侯有些仇隙，至於賈府上累世厚道，我們也都受過好處的。別的不用說，就我那回患半身不遂，若不是賈狀元的太夫人施給活絡丹給治好了，那裡還有今日呢！」雪蘋道：「究竟還是老輩長厚。如今的人只記人家的仇，誰還記人家的好處呢！」等到臨走，雪蘋向燕南閒客商借此書，起先不肯，還虧那老者出面擔保，才肯借給他。雪蘋先從頭檢閱了一回，見所說大旨皆與前書不悖。且按跡循蹤，不涉穿鑿。那上面還有大賢大忠理朝廷、治風俗的善政，是前書所不及的，奇警處頗能令人驚心動魄。因此，也手抄了一部。

那一天，雪蘋正在西山別業。園花盛開，春光似錦，獨自在花陰下徘徊賞玩了一番。回至洗紅軒裡，取出此書抄了兩頁，又重新恬吟密校。忽聽得囀粉牆外隱隱的一片歌聲，便歇下來傾耳細聽。唱的是：

敗錦糊窗，當年紫詰香；落花啼鳥，誰知鐘鼎場。渺金門黯黯斜陽，碧油幢又換了青蘿帳。休說是望金張，譽馬揚，到頭舞袖更郎當。昨日揚柳殿前千騎擁，今朝蓬蒿徑裡一身藏。

金穴量，金谷裝，繁華流水無歸往，苦費牙籌計短長，可憐心力都成枉！舐犢忙，保不定投袂向何方？好風光，那知道冷落了烏衣巷！只貪題柱貴，那管倚閭傷。陌頭長綠桑，壘頭生白楊，渺茫茫，人間何處是真鄉？漫牽腸，醒來時只當一枕熟黃粱！

雪蘋聽得歌聲大有玄妙，連忙開門望去。只見一個道者在柳陰中走著，將要轉過山坡了，趕即放步追上，迎頭下拜。道：

「仙長莫不是士隱甄老生麼？」道者大笑道：「什麼是真，什麼是假？山人一概不知，只曉得空空二字。」雪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道長的法號一定有空空二字。我顧雪蘋仰慕已久，幸會！幸會！」

原來那道者正是空空道人。當下被雪蘋道破，又是一場大笑，說：「你居然認得空空二字，這就難得。」雪蘋道，鄙人正要請教。從前那部《石頭記》，相傳是道長在青埂峰見過那位石兄，和石史還有一番問答，那書便是從石頭上抄下來的。

如今又有一部《石頭後記》，又叫做《紅樓真夢》，到底是真是假，道長必知其詳，務望指示。」空空道人道：「真夢也好，假夢也好，自己的夢做不完，何必管人家的閒夢呢？」雪蘋道：

「敝廬就靠著石居，和石兄大有緣法。石兄的夢，就如同我的夢一樣，是必要請教的。」空空道人道：「山人近日甚忙，好多時不曾到青埂峰去，不知那塊頑石在與不在？那上頭可曾添些字跡？等我閒了的時候，到那裡親自去看。如果真個添了字跡，彼時再抄下來和你對證。眼下我還有事呢！」雪蘋笑道：「道長既然開口空空，閉口空空，怎麼還有許多的事？可見還不是真空。」空空道人又大笑道：「世間的事都是從空空裡生出來的，叫我怎得不忙。前兒，還同不空和尚彼此鬥法，那和尚好生厲害，若不是山人會擺空中大陣，險些被他鬥敗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走。

雪蘋還要追他，追至山坡轉處，不見蹤影。只得緩步回來。

回至山齋，見這部書還在案上，落了一層層的花片。忙將花片親自收拾，裝在古錦囊裡，仍舊校他的書。欲知書中事跡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